

## 我的母校 — 安琪

「安琪學校」是我的啓蒙母校。校園高掛著「禮義廉恥」的校訓。

記得那年隨著母親離開故鄉，輾轉來到越南與父親團聚，剛滿六歲的我正好趕上秋季入學報名。家住安平街，安琪學校就在巷口的斜對面，街坊大眾都說安琪的規模雖小，但是幼稚園辦得頂好，在當地頗負盛名，近年亦增設了小學部，於是家父便決定送我入學。

初到陌生的環境，耳聽著奇怪難懂的言語，加上親娘一直在叮囑：“要小心！要提防！外面到處是拐子綁架小孩，會落降頭（巫術）的壞人多得很”，心中對週圍充滿了恐懼。開課的第一天，同巷的翠珍姐一手拖著我，一手拖著她弟弟阿泰，來到學校，阿泰小我一歲唸幼稚園，我被安置在一年級的最前排。班主任岑老師是位中年女士，非常嚴厲，手拿藤條，每講三幾句使用力向桌面敲打示威，我愈看愈心驚，愈想愈害怕，大哭起來，嚷著要回家。第二天由父親帶到學校，我還是哭哭啼啼，不肯讓他離開，直是淒涼慘透也！第三天，母親出馬，跟岑老師密斟，我仍然涕淚，不過在糖果、圖畫書的引誘下，逐漸止了哭聲。一年級就在迷迷糊糊之下渡過了。多年之後，同班鄧啓發的大哥啓鴻學兄調笑，說我當年足足哭了三天，成爲全校聞名的「大喊十」！

二年級開始交結好朋友，黃瑞卿、劉笑容、周潔珍（這三位至今仍有聯絡）、溫雪馨（78年偷渡沉船遇難）。還有李啓仁和凌炳江兩位大哥，每天繞道我家門，帶我過馬路上學。那年學校開始教越文，教育部派來了一位越南女老師，我可慘啦，一句也聽不懂，班上的李芳由于母親是越南人，越語比華語還流俐，獲挑選爲助教，畢竟當時年紀小，她恃寵生嬌，經常欺負我，幸好有兩位大哥包庇著，並替我惡補越文，考試才勉強過骨。學期漸近尾聲，陳光輝老師悉心指導我演講，意外地奪得全校冠軍，於是信心大增，連大考的成績也進步到考取第一名。事後我才知道，李啓仁因此很生氣，他認爲我的越文明明是水皮至極，又怎能贏過他呢？分明是老師不公平，所以要轉校，於是轉往「知用」去了！

三年級的黃明達老師，以說故事來做獎勵，如果我們功課做得好、做得快，他便爭取時間給我們講三國演義、玄武門之變、太平天國、黃花崗烈士、…等歷史故事，讓我們對古代名人有所認識，也明白到什麼是民族大義的感召，更挑起了學童們愛國的情操。當年我們也有童軍課，學習生活上的常識與技能，明白做人的道理與價值。小童軍亦兼任風紀隊，我曾經做過隊長，自覺蠻威風的（年少不知謙虛爲何物也）。三年過去了，我發覺很喜歡我的母校，因「她」的課程確實與眾不同。但是對「她」的幕後策劃主導者---張相堂校長的認識却很有限，在每星期全校的週訓堂上我們看到的是一位嚴格、認真、講求細節、發號施令的校長。

由於學校規模尚小，四年級是複式班，與六年級的哥哥姐姐們混合而坐。我有幸獲編排在趙玉馨姐姐的旁邊，她性格溫柔，成績又好，經常指點我一些家務女紅之類的常識。她的弟弟趙堅明也和我同班，功課亦很好。最值得一提的是班主任就是張相堂校長，他兼任國語和算術導師，國語課本是他自己特別編印的，我們唸了背影、荷花、匆匆、我

所知道的康橋、…等等，都是初中課程的散文。他要我們背誦，還要模仿它的結構寫作文。算術科更是校長的專長，解釋如何把文字題、應用題列成公式，將繁化簡，使問題具體化，替我們奠立了邏輯思考之基礎。

五年級又是與當時的六年級合班，不過這一期則是分坐課室兩邊，沒有混合。記得六年班中有勞可莊、王佩芳、王佩潔、林惠芳等多位姐姐，校長的千金張肇芬也在其中，非常熱鬧。複式班亦有好處，經常能預先聽到高班的課程，提早啓發智慧和興趣。記得那年學校在每間課室安裝了擴音器，教務處設置了麥克風和播音器材，校長訓練勞可莊和我兩人輪流每周負責廣播一次。記憶中我只講了一次，當我一邊講時，在旁的張肇壯老師便一直在調音，我也不明白究竟是什麼困難，大概是與我的音質低沉有關吧。自此之後便一直由勞可莊主講，我則另有任務，權充記者，前一天到每班去收集新聞，訪問老師，寫成簡訊，交給校長編排廣播內容。

六年級匆匆溜過，有關課程方面的我都朦朦朧朧了，只記得唸了很多唐詩宋詞，班上經常有人取笑男生與女生，攪鬼地替我們配對，弄得大家都靦靦覷覷的。那年我開始追武俠小說，第一套是仙鶴神針，接著是萍踪俠影錄，在家要躲着父母看，在學校更要提防給校長發覺，可是仍然追得津津有味。終於校長察覺到我的不專心，被叫到校長室訓話一番，我怕會弄到家人都知道，只好修心養性啦！等考完畢業試再追小說吧。一起畢業的有劉笑容、周美蓮、劉玉芳、王雪芬、符碧雲、閔學文、勞可法、勞可永、鄧啓發、黃德權、馬富豪、黃笑歡等，我們還自己組織了同遊草禽園，聯繫感情。

畢業後，我到知用升初中，有若劉姥姥進入大觀園，之前一班只有十幾人，現在跳到八十多人，心中不無懼怯，然而憑藉着安琪的基礎，逐漸便適應並追上了程度(越文科除外不算)。回憶之下，我更感激母校老師們的認真與熱忱。很抱歉離開安琪之後，一直甚少回去探望，年輕的歲月總有忙不完的事情，直到我唸大學時，母校改建高樓，新校舍落成辦聯歡會，校長找我和關學武回去主持開幕，替遊藝表演節目作司儀，這是唯一一次為母校服務，慚愧之至。

當年我們都畏懼校長的威嚴，不敢親近，也不嘗試去瞭解，年歲漸長才領悟到校長對教育的標準與熱情，一直都積極地實踐他的理念，由幼兒班開始，一步步地培育學生的品格和知識，德智體群美五育並進。回想起來母校的活動也蠻多的，在校園旁栽花種樹澆水，童軍活動，團體遠足旅行，遊藝歌舞練習和表演，還有校內的數學比賽、演講比賽等，…，都是培養我們多方面的興趣。轉瞬間，五十年輕輕掠過，許多童年往事仍然歷歷在目，謹藉校長百年壽誕之際，寫下我對啓蒙母校與他老人家的緬懷與感激。

高小第四屆 鄧蕙英  
2011年9月追憶作誌。

